

作家专栏

崇明琐记

□ 叶辛

第一次登上崇明岛,是56年前的1969年早春时节,大半年前,两位同班同学培德和思浩,分配到崇明岛的农场里当知青。那个时候,他们被称为市农,即在市区附近的农场里劳动和接受再教育。1968年夏天去的,劳动了半年,春节回上海探亲,向我这个还没有分配且肯定要去外地农村的同学发出邀请,节后去他们农场里玩几天,和他们形影不离地生活几天。和我同样住在鸿祥里的邻居铭生,是1966年之前去崇明农场的,春节里也向我发出热情的邀请,去他生活劳动了几年的农场小住几天。况且他的农场就在培德思浩的农场附近,两个连队步行只需半个小时。于是就有了我人生第一次的崇明岛之行,并分别在两个农场里各自住了一个星期。

那几年里,尽管我悄悄在写作,但并不是作家。奇怪的是,我心里却有一种去国营农场里体验生活的感觉。

第一次半个月的崇明行,与其说对崇明岛留下什么印象,不如说我体验的是农场里的集体生活。春节刚过,对国营农场来说,还是农闲时节,培德思浩所在的新海农场和铭生所

在的跃进农场,每天的出工劳动,都是平整土地,按时排队出工,准时收工回队,一天三顿饭都在连队里的食堂打饭吃。尽管两边的主人都抱歉地对我这个客人打招呼,说集体食堂伙食差。但是和我后来在贵州偏远村寨插队落户知青生活相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半个月的人生第一次崇明岛之行,看到最多的是农场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田。心目中渴望见到的海滩,大堤,海鸥,芦苇荡等等海岛风光,都不曾见到。更别提崇明岛上农民的生活,农家农村的场景,都没有看见。

第二次上崇明岛,记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安排的。那是1974年,我和赴江西插队回上海的知青作家小鲍合作长篇小说《岩鹰》。交出修改稿之后,出版社让我们俩去上海郊区农村看看,并将上海郊区江南农村的生活和江西农村生活作些比较,这样的拓展生活面,对我们的创作和修改作品是有好处的。

于是我们俩带着介绍信,坐船去了崇明岛。到了岛上,第一个去的是离码头最近的东风农场。这一次我们仍然不是作家,只是以正在修改作

品的作者身份去的。采访却很正规,安排了像模像样的参观,农场里的宣传科什么都给我们介绍。其实我们写作的外地插队知青生活,和农场知青没直接的关系,但是人家认真的介绍,我们就认真听。比如东风农场有一家场办工厂橡皮厂,效益不错,我俩觉得,这比内地乡村要进步得多。好在我们没有具体的报道和写作任务,就是补充生活,开拓眼界。

人生中的第二次崇明之行,接触的主要对象也还是农场和农场知青,对崇明岛的风情风物乡土俚俗,仍然没感受到。话题主要也集中在知识青年究竟是扎根海岛一辈子,还是以后可以抽调到市区的工矿工作。所有的农场知青都以为我们是在出版社工作的,至少已经在市区里安定下来。与我同行的小鲍确实如此,他已经在改稿期间落实到街道工厂上班,以后又当了这家厂的副厂长。而我呢,仍旧是一个插队知青,不仅没有正式工作,拿的还是误工补贴,和农场知青月月领工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二次崇明之行比较圆满地结束了。脑子里留下的,崇明岛就是一个以国营农场为

主体的海岛印象。

真正地对崇明岛有所认识,有所了解,是在我1990年调回上海作家协会工作以后。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视察,较为整体全面地开始对崇明熟悉起来。和四套班子的交往让我对崇明全方位地有了了解,而一次次地随着作家文人们到崇明采风、采访、做专题、访问,接触方方面面的崇明人,使我对这个祖国的第三大岛有了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我也喜欢上了吃崇明岛一种叫牛蹄扁的豆子,喜欢品尝崇明糕点,同时也十分钟爱崇明的生态蔬菜和瓜果。近些年来,一次次地到了崇明,我深切地感受到这座海岛正在建设成一个更为美丽更为洁净的生态岛,尤其是在天朗气清的日子到了岛上,感觉更宜居,更舒适更加赏心悦目,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萌生一个想法,那就是崇明岛应该产生一部描写海岛生活的长篇小说。把这里人们的历史文化风情俚俗人际关系生活细节统统写出来,也像人们了解台湾、海南岛那样,通过文学作品,阅读到上海的崇明。

我的这一愿望,不晓得能不能实现。

笔走心缘

江河漫长,流出一种自然生活

□ 丁惠忠

我的闲暇生活,几乎常坐在河边垂钓。每一条河流,它们在野地、庄稼、草木间淌着,不管是人声熙攘,还是人迹罕至,都呈现古老的气息和岁月的厚重感。在那种氛围里,我会逐渐沉静下来。亲近自然,似一次次地与之坦诚对话。在我看来,江河漫长,亘古通今地流出一种自然生活,钓鱼颇为恰当,便将其命名为“自然生活”。同时,不免联想起契合自然的古代钓鱼翁,以及那些钓鱼文化的趣事。

周初名臣姜太公,隐居垂钓陕西渭水河边;东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的严子陵,垂钓浙江富春江半山腰的江边;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在湖南桃花江畔与资水交汇处凤凰山脚下垂钓,名屈子钓台。这“三大”古钓台,是现代钓者都向往的游钓之地。

孔子也喜欢钓鱼,在山东汶上县马踏湖畔筑有钓鱼台,石碑上刻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在《论语·述而》中言:“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教诲弟子,不用大绳网具拦河,将大鱼小鱼通通捕尽杀绝,不捕夜宿归巢之鸟,不射天空飞鸟,任其栖息繁殖。孔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有了自然生态观念。

最早涉及钓鱼的诗是《诗经》,其中《小雅·采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予发曲局,薄言归沐。终朝采蓝,不盈一檐。五日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鞶其弓。之子于钓,言纶之绳。其钓维何?维鲂及鲤。维鲂及鲤,薄言观之。”写一个妻子思念出门在外的丈夫之情,她连干活都没有心思,只盼丈夫尽早回来,与他一起去渔猎,整理钓钩、丝绳,去钓鲫鱼和鲢鱼,一边过一种净土在心的自然生活,一边期待享一份江河带来的口福。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如山水画一般,柳宗元借假这位渔翁浪迹于江湖野河去冬钓,营造出一种寒冷彻骨的孤独意境。

而唐朝高适的《渔父歌》和张志和的《渔歌子》,写的是在实的钓鱼人。如《渔父歌》:“曲岸深潭一山叟,驻眼看钩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问他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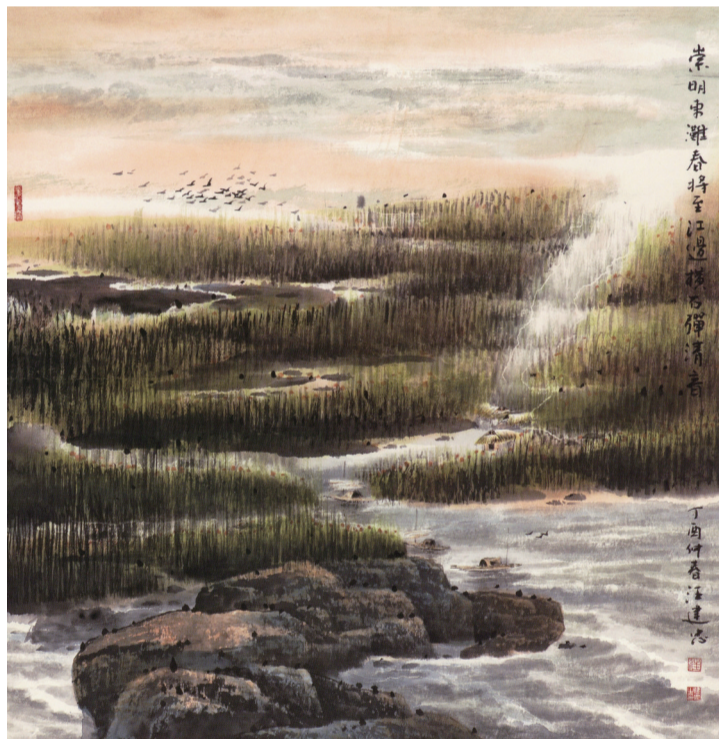
开口。笋笠笠子荷叶衣,心无所营守钓矶。料得孤舟无定止,日暮持竿何处归。”这渔父像我身边的钓鱼人一样,形象逼真。看《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此渔翁,不顾身处风雨中,竟然忘返寒舍。在诗人笔下,钓鱼人可谓如出一辙。

最早在报纸上连载的钓鱼文章,要数民国年间的散文家于非闇(1889—1959)。他在《晨报》当编辑时写过《都门钓鱼记》,因文长在本报连载,京城好一番热闹。后来编辑出书,收在《都门四记》中,所写花鸟、鱼、虫四记,令喜爱者领略渔樵耕读的生活之趣。

古时钓鱼台及众多钓鱼诗文,藉此看出天下钓鱼人追求自由精神的文化内涵,既是古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活方式,也是现代人崇尚的一项体育运动,其实都融合着自然之上一种生活哲学。且不需要花多少代价,仅一根鱼竿及一些小配件而已,却能给人带来有氧的自然生活,释放压力,愉悦心情,故备受青睐。

春暖花开时,暖阳下的河水波光粼粼。春钓,我喜欢开一款九一八野战、疯钓鲫、一木及少量速攻,并不是常规搭配。半小时后开钓,几杆下去就有了反应,即改搓小饵,立标刚到位,一个明显顿口,我并没有及时抓住,很快立标上浮二目,我想有了,应该是鲫鱼吃口。不出所料,抬腕一抖,鱼钩住,冲了一下,被我轻轻地带出窝,首尾一斤多的鲫鱼入护。没有一丝悬念,我熟悉这条野河,这尾鲫鱼是打头阵,接下去鲫鱼、鲤鱼都会上钩。

到了大夏天,大多数鱼类躲藏水底懒得动,鱼开口如吞温热水。不过,本是家养的白鲢鱼野河中常有,温度越高它们越爱在深水或更浅的水层觅食,钓鱼人备下粗线大钩,期待着钓几尾大个体鱼。进入冬天,草、青、鲤等大型鱼,潜深水处越冬,鱼口禁食了。但鲫鱼照常吃食,它们耐寒,上钩的鲫鱼比往常要大一些,有冬钓大板鲫之言。春秋两季,对钓鱼人来说,是钓鱼的黄金时段。



《东滩芦荡》(国画) 汪建忠

所以,一年四季都有钓鱼人,或回到故乡的河边,或从城市远赴他乡游钓,空旷的江河周边有了人的融入,大自然的生活气息浓厚多了。但钓鱼藏着等待的艺术,等待鱼的繁衍生息,等待偌大江河鱼的游弋奔波,就像岁月变迁里的许多事,人生是需要等待的。

我听周遭的钓友说,想去海上钓鱼。海钓大物,每个钓鱼人都梦寐以求,却不太现实。有一年,我站在台湾花莲壮丽的太鲁阁大峡谷面前,曾经地震,使花莲连接太平洋的海底鱼类纷纷被地震震死,鱼骨经钙化慢慢地成为山谷大理石。当海平面下降,露出一座座大山时,所看到的便是气势恢宏的太鲁阁——举世闻名的大理石大峡谷。鱼的世界,在自然灾害面前变得懦弱、无助和暗淡,想不到亿万年后成了游客仰视的一处惊艳景观。面对这些奇观,不可不视其蕴含的警示。再说要是不珍惜地球,一旦气候变暖,会造成冰山融化,海平面不断升

高,带来的后果会更严重。

喜爱自然生活的人,钓鱼不愧是良方。如今水环境日渐变好,长江十年禁捕,海洋休渔期,生态大保护,江河湖海已经变得清澈,青山绿水是钓鱼人乐见的娱乐天堂,感谢大自然的厚馈。

我因工作需要外出时,遇到一条江河,总要透过车窗瞥一眼,见河边有持竿钓鱼人,有喜出望外之感。钓鱼人坚守着什么?我思忖不是别的,是一种爱,一有闲暇就热爱着这种爱。爱上钓鱼后,我常惦念着家乡崇明那一脉旷野、水域和葱绿的色彩,以及纯朴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养育我的不仅是粮食,还有1400年以来沙地的地气、水的滋养和绵厚的乡情。这座岛屿上的百姓,依然将环境保持完好,江河湖泊可以挥竿垂钓,空气舒爽,木丰树森,境态和谐,最适宜去休闲度假,让生活慢下来。慢生活,贮藏着人生的安妥和吉祥。

心香一束

春妍绽放 满乡野

□ 郭树清

晨雾渐散,乡野初醒,车行于乡路上,清风拂面,舒爽惬意。

春天,离开繁华的都市,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到郊野踏青。大路小径,绿树成荫,大田菜园,纵横交错,大河小沟,高桥流水,渔者垂钓,孩童嬉戏,更多的是我们这样“闲庭信步”者,享受春阳的温煦,享受乡野的浪漫,享受诗意的自然风光。

春天的乡野是个多彩的季节。春,像一个杰出的化妆师,她给大地以姹紫嫣红,花枝招展,五彩缤纷;春,又像一个狂放派的画家,让诸多色彩互相渲染、渗透,把大自然描绘得绚丽多彩。春,更像仙女把锦缎撒向大地,重重叠叠,浓淡相宜,装扮的娇艳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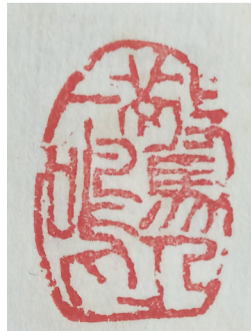
春风春雨,春情涌动,唤醒万物焕发生机。

春天的雨是轻柔的散唱。在缠绵绵绵的细雨的滋润下,空气洁净如洗,清晰怡然,小草显得绿意盈盈,野花显得艳丽多姿,绿树显得葱茏挺秀,竹子显得苍翠欲滴,河水显得晶莹透亮。春日里,飘飘洒洒的细雨如轻纱笼罩,与地上蒸发的雾气交织在一起,好像一幅写意水墨画在乡野徐徐展开,轻浮于那片云烟里,让人感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氛围和“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意境。

春天的风是轻盈的旅者。缕缕春风所到之处,花儿撒了欢地绽放,大地焕然一新。行道旁,红艳的海棠,洁白的玉兰花,粉红的桃花,烂漫盛放,明媚动人。田野里,一块块黄澄澄的油菜花,一垄垄绿油油的蔬菜,一片片青翠翠的麦苗,如一条条绸带交相映衬。清澈的河道,流水潺潺,绿树繁花倒映水中,如入世外桃源。河岸旁,几个身穿靓丽时装的中年女子,正在梳妆打扮,准备打卡拍照。暖暖的春风从河上吹过,送来带着泥腥味和着青草味道的阵阵馨香,让人心旷神怡。

“花下忘归看美景,舌尖品春扑鼻香”。春天乡野的荠菜、马兰头、香椿、草头、春笋等鲜嫩清香拥抱大自然,返璞归真营养丰富可口相传的春鲜美味,在舌尖上跳动。

心随春动,情随春扬。乡野踏青,亲近自然,观之悦目,赏则舒畅,饱了口福,心中充满着自豪、温情和愉悦之感。不知不觉,已是夕阳西下,红霞满天,轻烟薄雾笼罩着乡野,宛若人间仙境,蓦然间传来忘忧的野鸟,鼓起美妙的歌喉,欢唱着春天,欢唱着春天的色彩,随风回荡在乡野的上空,沉醉迷人,流连忘返。



《一鸣惊人》(篆刻) 曾放